

探索星空奥秘的人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9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1}{2}$

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652 定价0.39元

内 容 说 明

本书共选编了十二篇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和两篇报告文学。

这些作品，有的反映了少年儿童无限怀念毛主席，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敬献红松苗的故事；有的通过长征途中毛主席、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事片断，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和作风；有的颂扬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，广大青少年斗志昂扬，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勤奋学习的崭新面貌；有的表彰了科技战线的青年战士，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卓越成绩的感人事迹。

本书内容多样，故事生动，形象鲜明，语言流畅。是供小读者阅读的一本好书。

封面、插图：许 全 群

目 录

- 青翠的松苗 杨 啸 (1)
- 路标 王愿坚 (15)
- 夜 王愿坚 (27)
- 肩膀 王愿坚 (35)
- 雾都报童 陆扬烈 冰 夫 (44)
- 亲人 谷 应 (62)
- 盼望 梁学政 (76)
- 玻璃亮晶晶 刘心武 (86)
- 这不是梦 黄德昌 (108)
- 预备红小兵的故事 田 丁 (123)
- 纸条儿和纸条儿 开 华 霆 昭 (137)
- 闪亮的渔灯 吴国威 (150)
- 探索星空奥秘的年青人 刘兰生 (166)
- 蓝天铺路人 秦 镜 徐恒堂 袁厚春 (183)

青翠的松苗

杨 啸

高山顶上的红松苗

清晨，红霞满天。北国的群山，沐浴在玫瑰色的霞光里，显得格外妖娆，格外壮丽。

山坡上盖着白雪。树枝上驮着白雪。虽然已是初春季节，可是，小河里的冰还没有溶化。水在冰下流着，发出咕咕咕的声响，好象在唱着迎接春天的歌儿。

陡峭的山坡上，沿着弯曲的山路，走来两个男孩子。他俩长相差不多，都是红红的、胖嘟嘟的苹果脸儿，浓黑的眉毛，明亮的大眼睛。他俩头戴狐皮帽，身穿蒙古袍，脚穿黑色长腰牛皮靴，每人肩上扛着一把银亮的小镐头。

这是小哥儿俩：大的十三岁，叫诺明乎；小的十一岁，叫吉尔格郎。

大清早，这小哥俩，上山来干啥？他们是要到那最高的山顶上，去取最好的红松苗，要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。为这事，小哥俩已经忙活了整整一个星期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
听说北京正在修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馆，小哥俩就琢磨着：为了表示他们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，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干革命，应当给毛主席纪念馆献上一件最珍贵的礼物。可是，献什么好呢？他们想呀，想呀，想了好多日子，最后，终于想到了那高山顶上的红松苗……

他们的阿爸阿妈都在公社工作。他们的爷爷是大队的山林护理员。他们小哥俩，就跟爷爷一起住在山上。他们在山下的小学校里读书；同时呢，又是爷爷护理山林的小助手。

爷爷曾经对他们讲过：这山上的红松，是北方山林中最坚贞、最圣洁的树木。它，根扎得深，干长得直；雪压不低头，风刮不弯腰；不分冬夏，枝叶长青；百年千年，不老不枯，……所以，蒙古族有句这样的谚语：“栽树要栽红松树，养马要养千里驹。”

因此，他们选定了红松苗，而且，要选取那长在最高的山顶上的。那种松苗，每天早晨，能够最早迎接太阳出山，最早沐浴到太阳的光辉；每天傍晚，能够最后送太阳下山，最后向太阳的金辉告别。……因此呀，他们对太阳的感情也就最深、最厚……小哥俩在心里想：如果他们能变成青翠的红松苗的话，他们就要变成这



样的长在最高的山顶上的红松苗!

小哥俩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爷爷。爷爷对他们的想法表示百分之百的赞成!

这里是祖国的北部边疆,离首都北京足有五千里。红松苗怎样送到北京去?聪明的小哥俩,很快就想出了办法:离他们住的地方五六里远的一道山沟里,有一个洪格尔小车站。从满洲里去北京的火车,正从这里经过。站上只有一个工作人员,就是五十多岁的高爷爷。小哥俩请爷爷和高爷爷讲好,负责替他们托列车上的工作人员,把树苗捎到北京去,并且,替他们交给建设毛主席纪念堂的有关人员……

于是,两个人便攀登上最高的山顶,去那里仔细地挑选他们要献给毛主席纪念堂的红松苗。高高的山顶上,阳光格外灿烂,格外明亮。一棵棵小红松苗,在灿烂的阳光下,茁壮茂盛地生长着,舒展着青翠的枝叶,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。小红松苗,多象是在排着整齐的队伍,在向着太阳欢呼,在接受太阳的检阅啊!

他们小哥俩,站在小松苗的队伍中,好象也变成了两棵在接受红太阳检阅的小松苗!

他们站在高高的山顶上,放眼向远方了望。他们好象是真切地看到了:那照耀着灿烂阳光的北京城,那宽阔平坦的天安门广场,那喧嚣沸腾的毛主席纪念堂

建设工地……于是，他们浑身热血沸腾起来了。

一棵棵青翠茁壮的小松苗，也好象是知道他们的心意。小松苗们摇晃着青翠的枝叶，好象是满怀希望地在向他们招着手喊：“快把我选上吧！……”

于是，小哥俩便在这些小松苗中间，仔细地挑选起来了。他们终于选中了两棵最好最好的小松苗。

这是上一个星期日的事了。

今天又是星期日。也正是他们和高爷爷约好了去火车站运松苗的日子。小哥俩上山去取松苗。他们向着山顶攀登着，就象两只矫健的小鹰。忽然，天空里飘来了几块灰黄色的云彩。看样子，可能要变天。小哥俩加快了脚步，很快地登上最高的山顶，找到了他们已经选好的那两棵松苗。

两个人便抡起银亮的镐头刨起来了。

迟到了半分钟

山区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几块黄云跑过去，几块黑云涌过来，眨眼之间，天就阴了。

刮起了风，飘起了雪。小哥俩刚刨下树苗，都累得满头大汗。他们拿起镐头，扛起树苗就往山下走。风，越刮越大。雪花，越飘越密。两人迎着风雪，直奔洪格

尔小车站。

小哥俩下了决心：一定要在火车到站之前，把松树苗送到车站上！他们知道：火车到达这个小站的时间，是上午九点三十五分，只停一分钟。早晨六点整从家里出来，这样长的时间，到山上去把松树苗刨下来，送到站上去是绰绰有余的。可是，没想到，偏偏遇上了这样的风和雪……他们顶着风，冒着雪，扛着松树苗，吃力地向前走呀走，看看身旁熟悉的山和树，他们知道：离洪格尔小车站已经不远了。

“呜——！”忽然从前方传来了笛声！啊，这是火车即将进站的信号！“快跑！”“快跑！”小哥俩互相督促着，一同撒开腿向前跑去！他们跑上前面的小山坡，果然就看见了：山沟里远远的地方，火车象一条黑色的巨龙，冲破白色的雪幕，飞一样地向前奔驰而来！

山坡下小石头房子的门前，高爷爷在迎接火车进站。小哥俩不顾一切地顺着山坡向下跑去……火车在小站上停下来了。火车头呼哧呼哧地喘息着，嘶啦嘶啦地喷着白气。年轻的女列车长，从车厢里探出头来，和高爷爷说了两句什么话，随后把车门关住了。

小哥俩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们一边向山坡下跑着，一边呼喊：“高爷爷——”然而，风声太大，高爷爷那儿，一点也听不到。他们拚命地跑呀跑，跑呀跑！

离高爷爷越来越近了，就在这时，只听见，火车汽笛又是“呜——！”地叫了一声，随后，唿隆隆地一声响，火车开动了！

当他们来到高爷爷身边的时候，火车尾部的车厢，正从他们的身边擦过去。高爷爷回头看见他们，十分惋惜地说：“哎呀，你们要能早来半分钟就好了！”

小哥俩站在风雪里，望着远去的列车，急得眼里涌出了泪花……

高爷爷想出了主意

着急也没有用，还是另外想办法吧！小哥俩跟着高爷爷，回到小小的石头房子里。高爷爷让他们把松树苗放在屋角的地上，对他们说：“我看，你们就把松树苗放在这里，等下一趟车捎走吧！”

下一趟车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这个小站，只有这次慢车在这儿停。其它的车，不论是快车和慢车，在这儿都是不停的。而这次慢车，每隔三天才从这儿经过一次。今天的车误了，得等到三天以后了！

这怎么行呢？他们听爷爷说过：树苗从刨下来到栽上，这中间耽搁的时间越短，成活率越高；成活之后，也生长得越好；如果耽搁得久了，那就不光是容易栽

活，即使栽活了，也会老是孱孱(chán)弱弱的，长不好……

高爷爷见小哥俩急得团团转，就说：“要不这样吧，等下趟车从这儿经过的时候，你们再去山上，另外弄来两棵小松苗。”

小哥俩摇摇头，说：“山顶上，再没有比这两棵小松苗更好的了！”

这可怎么办？高爷爷想了半天，总算想出一个主意：从这儿往西走，二十里以外，就是乌兰布拉格车站。今天中午十二点四十分，将有一列快车在那儿停车。如果能把松苗送到那个站上去，让那列快车把树苗捎上，那就比刚才误了的这趟慢车，早到北京八、九个钟头。

听了高爷爷的话，小哥俩高兴得跳起来：“好啊，这太好了！……你这样的好主意，怎么不早点说啊！”

高爷爷思索着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是怕，这二十里风雪山路，你们俩走起来，可不容易啊！”

“没关系！”诺明乎说，“别说二十里，就是三十里，四十里，我们也不怕！”

“对！”吉尔格郎挺起了胸脯，说：“别说是风雪，就是下雹子，下刀子，我们也不怕！”

高爷爷看他俩决心这样大，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。

他想了想说：“对！有志气的山鹰，偏要到狂烈的风暴中去练翅膀；有出息的骏马，偏要到坎坷(kǎn kě)的道路上去练蹄跑！好，孩子们，你们去吧！”

“高爷爷，太好啦！你快指给我们去乌兰布拉格的路吧！”

“不要急。”高爷爷说，“这二十里山路格外难走，千万不能大意。再加上，又刮这么大的风雪，路上要多加小心！……那边站上的站长杜阿姨，我先打电话去，她一定会热心地帮助你们的！”

小哥俩一齐向高爷爷点着头，高兴地说：“好！”

风雪山路上

小哥俩扛起松树苗，在崎岖、坎坷的山路上，顶着风雪向前走去。他们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，一会儿走在山谷里，一会儿又走在山梁上。雪，下得更大了。大雪填平了山沟，遮盖了道路，漫山遍野，到处是白茫茫的。他们照着高爷爷指出的方向，细心地辨认着山路上的标志，试探着往前走。

他们从高爷爷小站房里出来的时候，是九点五十五分；而那趟列车进乌兰布拉格站的时间，是十二点四十分。这就是说，他们必须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，把

这二十里的路走完！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

然而，小哥俩满怀着胜利的信心，决心要赶到火车头的前头！

“吉尔格郎，你是不是累了？”

“不，一点不累！”

“那你怎么出了一头的汗？”

吉尔格郎眨巴了一下眼，扭头看了哥哥一下，笑着说：“嘿，你别说我，你哩！”

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：吉尔格郎一脚踩滑，跌倒了，顺着陡峭的山坡滚了下去！诺明乎见他跌倒了，连忙去拉他，一把没拉住，自己的脚下也踩滑了，随后也滚了下去……

多亏了山坡上和沟底下都铺着厚厚的雪！小哥俩从山坡上滚下了山沟，却全都安然无恙(yàng)；他们肩上扛着的松树苗呢，也全都未伤一枝一叶……

糟糕的是：滚下来容易，爬上去可难了！山坡陡峭，又覆盖上松软的雪，滑得就象洒了油一样。他俩鼓足力气向上爬了好几次，又全都滑了下去……如果再在这儿耽搁久了，那可就坏事啦。小哥俩急得心里直冒火！谁也想不出爬上去的好办法，简直懊丧透了！

吉尔格郎噘着嘴，丧气地坐在雪地上。诺明乎使

劲拉他，他也不起来。诺明乎看着弟弟，心里着急地思索着，他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便对弟弟说：“吉尔格郎！你还记得边防部队的王师长，给咱们讲红军长征故事吗？”

“记得呀，怎么不记得？”

“你说红军爬雪山，过草地，走的那路，难不难呀？”

“难，当然难啦！”

“长征路上，红军那么多的困难，为什么都能一个一个克服掉呢？”

“因为有毛主席的领导呀！”

“那我们为毛主席纪念堂献红松苗，碰到了这么点困难应不应当灰心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吉尔格郎已经懂得哥哥对他说这些话的意思。他觉得身上增长了力量，一挺胸脯站了起来。小哥俩商量着，顺着这山沟走下去，往外绕。这道山沟很长。他们想，这样走下去，总有能够爬得上去的吧？

在风雪中，他俩忽然听到了“突突突”摩托车的声音，边防部队解放军叔叔，正骑着摩托，向这里奔来。他们高兴地喊了起来：“呃——！解放军叔叔！”“叔叔！快帮我们上去吧！”

“怎么，你们俩一块儿滑下去了？”从这人说话的声音

音，小哥俩听出来了：原来这人不是叔叔，是阿姨！

这位阿姨，从车斗子里拿出了一条绳子，把绳子的一头扔给他们。小哥俩抱着小松树苗，抓住绳子，先后两次被阿姨拉了上去。阿姨给他俩拍打了身上的雪，说：“来，你俩上车吧！”

小哥俩惊愕地问：“你的车去哪里？”

“我的车呀，哪里也不去，专门来接你们的。”阿姨笑着说，“我是乌兰布拉格车站的。”

“啊，你就是杜阿姨呀？”

杜阿姨笑着，点了点头说：“对。洪格尔站的高大叔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我一直在等着你们，总也不见来。我不放心，怕你们在路上出了什么事，就开上摩托车来接你们。”

“杜阿姨，我们该怎么谢你呀？”

“谢什么？给毛主席纪念堂送去这样贵重的礼物，同样也是我的心意呀！”

说着，杜阿姨把摩托车掉回头去，让小哥俩坐在后面的斗子里，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现在是十二点零五分。离火车进站的时间，还有三十五分钟。”

小哥俩听了这话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杜阿姨跨上了摩托，用脚一踩档把，用手一捏油门，摩托便“突突突”地开动了。

小松苗,再见!

杜阿姨把小哥俩带到乌兰布拉格车站的时候,才十二点三十二分,离火车进站的时间,还有八分钟。杜阿姨让他俩进屋去暖和一会儿,小哥俩齐声说:“一点也不冷!”带着他们的松树苗,到站台上去,等着火车的到来。

十二点四十分。火车鸣着汽笛,正点进站了。杜阿姨上车,领下一个三十多岁的同志,对小哥俩说:“这是张列车长。你们的事,我已经和他说好了。”

小哥俩听了这话,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。

张列车长笑着说:“好吧,到了北京,我要亲自把松树苗,送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去!”

列车开动了。小哥俩站在风雪弥漫的站台上,望着渐去渐远的列车,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。他们的心,随着列车,飞向了祖国的首都,飞向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工地……

他们默默地祷告着:小松树苗啊,你们去吧,去吧!在天安门前那肥沃的土壤上,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身边,在那金色的、温暖的阳光下,你们要快快地成长!长成枝叶擎天的大树,为毛主席纪念堂增

光添彩！等以后我们长大了，当我们到北京，到毛主席纪念堂，去瞻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遗容的时候，咱们就又能见面了！……

啊！小松苗啊，再见！